

陳文彥

是否曾深深的看過一株草？

從管管的「請坐月亮請坐」談起

書名：請坐月亮請坐
作者：管管
出版者：九歌出版社
定價：六十元

117

現代科學文明，對宇宙自然奧秘的揭露、人類心靈的探索愈深，我們對周遭一切的體念與關懷也就愈淡了，什麼月亮、秋、花以及萬籟之聲？要鳴就讓它去鳴，花也由它去怒放與凋零，更不管秋天是坐車來

的還是自天飄落，更遑論月亮的圓缺了，直感致知的功能愈來愈小，與自然日愈疏遠，我們所看到的自然好像變成一個靜物了。

管管的文章中；人的心靈與自然結合，物象是一

種美，亦是一種「善」。秋色不再只是蕭蕭的抖落一季黃葉，它不再飄零與孤寒，與你緊緊的抱住，去尋找一個叫收穫的人；繾綣中捉住，別讓春再跑；海會種植很多波濤給我們聽；更讓我們憶起可向山上跑，一面並唱着，可以隨便唱，沒有人會笑你，山在默默的聽，且有時還會合上一聲二聲的；雖不能問禪於老僧，但髮梢上總覺會帶一些禪意歸來；然後「朋友！你會覺得，有太多太多的事等着你去擔當。你會覺得你應做一個先憂的大丈夫。」

是的，管管的文章就像一首連綿的詩句，把讀者帶入自然界，融入它們的範疇，與它們一起打滾。難怪管管要說：我活在詩中我還寫什麼歪詩？或許除了那一片與自然投合是「正」的外，連他的語調都是「歪」的。

文章給人的初觀是不喜歡理念世界的，似故弄玄虛，以他自己的美學觀點與對外在的感受，作非邏輯的組合，粗獷、不在乎的狀況下，有荒腔走板，不成調子的感覺，但無可否認的，他那種馳騁於宇宙萬物的思潮是引人入勝的，初觀其筆法，總覺標新立異不合文法原則，在到處「吾的」，「吾的」之糾結下，

不管他所說的是陰或晴、青春或蒼老、雁喚或鶴唳、月亮請坐或請坐月亮，甚至深深的看一株小草，總逃不過在探討自己，尋回自己的純粹，更從小草那兒發現珠光寶氣的自己、怕誘惑的自己，原來是喜歡赤裸的自己、回歸另一種原始。

文藝原本企求一種心靈的共鳴，平鋪直敘的散文固易得到羣體的青睞，而管管這種豪放不羈，似不嚴密的手筆，亦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，從疏鬆中更有空隙去加入自己的創意及看法，不必依著作者一定的思想模式走到底，看似空洞的語辭上，任你去填入深一層的人生，而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，就像我們偶爾「愛聽那毫不在意的手指在琴上走出或是踢出一兩聲清脆。」

短	密
評	集